

本报刊登的所有广告均为信息发布,不作为合作或签订合同的依据,读者请慎重考察和咨询后再合作或签订合同,以免发生纠纷,涉及钱款更要谨慎处理,如发生任何纠纷,本报概不负责。



# 榴花红 杏子黄

□ 朱盈旭

不喜榴花好多年。  
像少年时不喜欢奶奶一样。挽光溜溜发髻穿绣花鞋的奶奶,记忆中,就是一朵明灿的榴花,玲珑,小巧,却野性十足地红亮。

十一二岁的少年,五月的晚风里,屁股上晃荡着宽大的书包在石榴树下走。那一棵老石榴树,是奶奶的陪嫁。听娘说,奶奶的乳名叫石榴。可村里人都喊她“朱柳氏”,爷爷喊她“屋里人”,有时也喊“妮她娘”,我的大姑叫妮儿。村里叫妮儿的女孩子比榴花还繁密。老光阴潮湿得生了绿腻腻的苔,那挑着尾音打着旋儿的唤女声,越过篱笆墙,在开满红花朵的石榴上歇了歇脚,戴胜鸟一样娇俏地在小村的半空盘旋,到饭响了,那是妇人们挑着嗓子悠长地唤:妮儿呀,回家吃饭……

妮儿们小喜鹊一般全扇了翅膀飞回了小巢穴,各回各妮的家,各找各妮的娘,一点儿也错不了锅台端错了碗。

奶奶家的老石榴树,在五月,骄傲着呢!白日好阳光,绿叶密密簇簇,油光可鉴,像涂了一层绿漆。红花朵朵灼灼,像一群绿裙红袄的女孩,正闹哄哄地娇嗔,你压了我的钗环了呀,她踩了你的红鞋了哟!月光细柔覆下,榴花像按捺不住情怀的小女子,洗去一天的农桑汗珠,不知疲惫地挤在一张床上,嘟着肥厚的小红唇,藏在绿帐子里说闺事,红着脸儿推推搡搡,红肚兜

被风撩动着,全撒在月色里。

榴花瞥着红绒花,像等待出嫁的小女子,花开得意的那几天好日子里,它的芳邻小杏子成熟了。麦黄杏,麦黄杏,麦子黄了芒,挎篮杏子去瞧娘。豫东有风俗,好风俗,一直在好日子里走。

奶奶挎了小竹篮子,扭着细柔的腰身在树下走,一颗一颗接着木架上爷爷丢下的杏。枝头的黄果,累累簇簇。

她捡最黄最大也一定是最软面的,在绣花的围裙上蹭了蹭,往堂弟嘴里塞。我和堂姐们站在墙根远远地望着,口舌生津。

谁知道那贫瘠年月的杏子怎么就那般多子多孙呢?像奶奶?又不像。奶奶性子亮烈,又生得玲珑,张扬,像榴花。杏花清冷,有点小仙气,薄凉,轻轻的清芬,像风一起就抹去的淡淡水墨画,像含着书卷气的女子,娇矜,寂寥,细风微雨里就开那么几天,就寂寂落了。可该结果时,一点也不含糊,不娇怯,累累簇簇,美得惊心,一粒一粒,枝头上明亮干净的黄。

杏子像大姑。远嫁了江南。奶奶是托在江南做生意的家兄给去寻下的姻缘。大姑是哭着走的。不成想,江南那一户人家又湿又暗的光阴,大姑一嫁,就明亮了。从那以后,恩恩爱爱,餐餐白米饭呢。我想,兰心惠质的大姑嫁过去,是不是江南也明媚了?成了大姑的江南?嫁过去五六年,大姑携夫带

子回乡,人娇媚了,一群水灵的儿女像江南的嫩藕红莲。从小爱绣花也爱看书的大姑,把自己的小日子绣成了一块江南的丝绸,又美又情意暖融。

奶奶认为女孩儿读书无用。她扭着小腰,撇着好看的小嘴,一双水杏眼都是鄙夷。我的书偷偷藏在草篮子里。堂姐们的书被直接扔灶膛里了,一把火燃为灰烬。女孩子家念啥书?奶奶旧衣红灿,理直气壮,全然不怕后来的日月荒远。

奶奶和我清嫩的目光对峙。

庭前榴花红艳,像我胸中倔强粗莽的理想,读书,读书!奶奶霸气的目光节节败退,渐渐闪烁如微萤。终于,我成了叛军,孤军固守一方城池。兵不血刃,我胜出。但也因叛经离道与违拗长辈而遭到了奶奶的惩罚:从那年起,咧嘴的大石榴和香甜软面的麦黄杏,再不知其味了!每个孙子孙女都能分到,独我没有。小堂姐偷偷塞进我旧衣袋的石榴,被奶奶当众翻出,连累她也很久分不到石榴杏子吃了。

时光的门楣像一幅榴花红杏子黄的老绣品,泛着陈年丝绸的柔光。可伊人已在光阴的另一端了,杳杳相望。前几年回故乡的大姑,已亦是江南温婉老妇,我们说起奶奶,说起旧事,却生出深切的依恋与绵长的情意。

回眸清风里,呀!旧事好模样:一棵长成了榴花红,一棵长成了杏子黄。

# 随风畅想

□ 李海军

夏天的味道  
是风送来的  
温柔的风里  
嗅到了花的清香  
和泥土的芬芳  
风儿伴我  
小路上徜徉  
思绪在遥远的地方  
走在时间的隧道上  
愉悦的心情  
比天高远  
比大地宽广

我很兴奋,终于成行  
开启我们的快乐时光

小路延伸无际的远方  
步履轻盈地丈量  
还是昨日的模样  
愉快掩映在绿荫中  
把我的心情  
在你的背影中镶嵌

山林的静,田野的静  
扑进我澎湃的心房  
比想象的还要美好  
世界如此安详  
只有你的背影跳动着  
跳动着我的遐想

静溢流过天边  
一幅幅美妙的画面  
都被我摄入镜头,收藏  
似乎看不到你在哪幅画里  
但我知道  
你在画外的哪个地方  
我们并肩徜徉  
你就在我身旁

穿梭在风儿温柔的怀抱里  
接受阳光的沐浴和洗礼  
满眼的绿  
撞进我的心房

心在天上  
随风畅想

向往的地方是远方  
我们上山去啊  
早地你就这么吆喝着

# 树叶的虫洞

□ 李显坤

从树下走过时,一叶飘在肩头,这是一片被虫子蛀咬过的叶子。抬头看到,不少树叶,柔柔弱弱,伤痕累累,依然坚持在枝头。

然而,这样的叶子,就像天然的镂空艺术品,透过阳光,闪耀着动人的光泽,而于逆光之下,竟觉更美。虫洞的点缀,仿佛在诠释着生命的另一种美——那些伤痕是岁月留下的勋章,使时光变得生动起来,一如山涧奔流。

事到无语应自好。虫子伤害树叶,是一种生活状态,为了维系生命的需要而已。虫子的每一次啃噬,应该是出于本能。对此,不用太多感慨。

从一片这样的叶子,竟能看到人世间自己的影子。这就是一个机会,我就这样静静地看到了曾经的自己,或许也是将来的自己,哪怕已是伤痕累累,但绝不气馁,似草原的雄狮,败下了一阵,只要还有力气,休息过后,还会去拼搏。人生于世,只有不断拼搏,哪怕不能安心地做现在的自己,也要最后看一次蓝天下的草原,升华自己的心灵。就像是一声鸟鸣,有时能够使蓝天更高远,使一棵白杨更高大。

# 露天电影院

□ 刘金范

我当知青时,在乡下看露天电影。乡下人晚饭后,围在小队部门前,站着的,坐着的,男人女人,大人小孩,黑压压一片。

我记得,农民在那个年代里想看场电影,一直得等到挂锄后到秋收前,公社派来放映队,放映队在哪个小队放映电影,整个大队下的小队在一起抽签确定。

确定了在哪个小队放映电影,消息顿时像长了腿儿,十里八村的农民忙碌地吃完晚饭,像腊月里赶集买年货准备过年似的,男女老少脸上挂着笑容齐聚在小队部门外的大院里。在没放映电影前,三三两两男女老年人,

嘴里巴达着烟袋窝子,乐呵呵凑近年青人身边,用手指向一块块庄稼地唠叨了秋天的收成。在放映架架起的银幕前,一帮一伙的邻村半大孩子带着自家看门的狗,一屁股坐在银幕前的地上。

电影上演了,随着银幕上画面情节的变化,人在嚷,狗也在汪。

我在乡下看露天电影,比在城市里电影院看电影更接近地气。我看见,电影银幕上出现大片金黄的谷穗,又看见高举火把似的大片红彤彤高粱,农民三三两两人头攒动,相互之间唠叨着王家村苞米长得好,李家村地里

的黄豆长势也不错。

有一年,我看露天电影,是抗日故事片,当电影银幕上出现日本宪兵,挥舞着皮鞭子抽打捆绑在粗木桩上被捕的抗日英雄,蹲在一个男孩身边的大黄狗,倏然地立起身子,随着汪的一声,狗扑向前去,死死地咬住银幕上挥皮鞭子那个日本宪兵,顿时,场面秩序大乱,看电影的人群中,不知谁在说——狗通人性,狗知善恶。

时间有脚,往事如烟。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在农村看露天电影的感受难以忘怀,那段知青生活的往事,一直留存在我的记忆里。

# 黑土地



# 中缝广告诚招地区代理

大安地区代理:王聪  
13278177607  
柳河地区  
13844559606  
省内其他地区  
0431-80563797